

追寻

IN PURSUIT
OF ORIGINALITY

古典思考与
现代初探

深处

editor
Teo Lay Teen

Writings On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张丽珍 编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学生论文集

追寻原处

——古典思考与现代初探

In Pursuit of Originality :
Writings On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eo Lay Teen 张丽珍 编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论文系列 | 2

追寻原处——古典思考与现代初探

主 编 张丽珍
责任编辑 张惠思
责任校对 赖佩思、陈心洁、卓婷莹、江采娟
排 版 黄宇琛
出版发行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 话 603-79675650/5651
传 真 603-79675458
印 刷 漫延书房
Dream Seed Publisher
6 , Jalan Sentosa 41,
Taman Bunga Melor, Jalan Meru,
41500 Klang, Selangor
电 话 +6012 620 6801
版 次 2008年12月 初版
定 价 RM 18.00
国际书号 ISBN 978-983-42746-4-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印刷经费承蒙
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赞助，谨致谢忱！

In Pursuit of Originality :
Writings On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dited by Teo Lay Teen
© 2008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Zhui xun yuan chu : gu dian si kao yu xian dai chu tan]
追寻原处——古典思考与现代初探 / 张丽珍编 = In Pursuit of Originality :
Writings On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editor Teo Lay Teen
(马大中文系论文系列)
ISBN 978-983-42746-4-1
1. Chinese literature--History and criticism.
I. Teo Lay Teen, 1953-
II. Title : In pursuit of originality : writings on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II. Series.
895.1009

序 / 读文学的人

张丽珍

文学在中文系的课程以及中文系人的生活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很多进入中文系的人都是因为文学而来的。阅读文学，那种文字底下带来的灵光一闪的领悟，那种说不出来的微微撼动，往往是中文系学生进入中文系的最初冲动。然而，进入中文系，便属于一种学术阅读系统的开展。很多年前，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一书中便提到，优秀的文学总是诉诸我们更高的理性与想象。因而，如何把握当初那种朦胧的、说不出的美，如何清晰的告诉自己或将之转述成明确、可传递的感觉经验，并且如何借助文学研究进入更为人文的、思想的、历史的、哲学的思考层次等等诸如此类的提问与磨练，成为每一位准备走上文学研究道路的人所必须面对的功课之一。

有鉴于此，谷催更多中文系学生对于文学的思考能力、培养他们对文学作品的辨识目光成了中文系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日常教学与阅读训练之外，论文写作与作品出版的主要目的亦是如此。这一本《追寻原处——古典思考与现代初探》延续着马大中文系论文集一的工作，秉持着相同的出版理念与想法，即提供更多的论文写作与发表空间，将他们在研究与学习的道路上所获得的一些看法与点滴心得汇集起来。与此同时，这一本论文集也依旧将主题聚焦在文学这一大主题。《追寻原处——古典思考与现代初探》中的论文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即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其中讨论的议题很多，现代的部分包括对中国近现代作家以及马华文学的研究，例如沈从文、老舍、鲁迅、李永平等；古典文

学的探讨则有针对词人欧阳修、秦观，以及《左传》、《红楼梦》等名著研究，展现个别不同的研究选择、趣味和角度。

周冰萤的〈爱与愁的根源：水与沈从文的不解之缘及其影响〉探讨了沈从文作品中所构筑起来的湘西世界的“水”意象，尝试梳理这个意象与沈从文创作中的外缘与内因之关联，思路颇为细密。郑靖而和叶明慧的论文则不约而同地以作家作品比较的方法进行解读。郑靖而在论文〈异中有同的女性书写：比较鲁迅《祝福》的祥林嫂和沈从文《边城》的翠翠〉以鲁迅与沈从文的两部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为分析对象，试图通过同一时代作家的同类型人物来辨识他们异中有同的写作风格与关怀点。而叶明慧的论文〈老舍《茶馆》与李龙云《小井胡同》内容及结构上之异同〉则将关注点放置在内容与结构的比较上。

此外，除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范围之外，很多同学亦对本土华文文学（马华文学）有所关注。李志恒与邓雁霞分别从宏观叙述与微观分析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对本土华文文学做出他们初步的看法。李志恒的论文〈抵抗与寻根：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马华文学〉追随当下的研究思路，以政治影响、文化乡愁等视角脉络探讨马华文学的发展语境。而邓雁霞的〈论《吉陵春秋》里原始人性的黑暗面〉则将研究范畴限定于李永平的小说《吉陵春秋》中的一个面向：人性原始的黑暗面。

在古典方面，林卿卿和黄薇真的论文主要针对宋词进行阅读与分析。林卿卿的论文〈论《人间词话》中有关欧阳修词的几个特点〉就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针对欧阳修词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思考，试着更深入地了解欧阳修词的特点、风格及其艺术特色。黄薇真的论文〈秦观词悲伤基调因由〉则尝试解剖词人在词中所显现的悲伤的基调之源头所在。游婉婷和陈薇雅的论文皆针对《红楼梦》而写，而两人亦对小说中的人物有所兴趣。游婉婷的论文〈爱情与婚姻：林黛玉与薛宝钗处世态度之比较〉为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比较，而陈薇雅〈熙、探的演绎舞台：操纵与放任的管理实践〉则是王煦凤与贾探春的比较。在这两篇论文中，虽看似感性，实则理性。一篇针对处世态度而进行讨论，一篇则是管理实践，可以看出两篇文章尝试走出一般人物形象探讨的意图。郑诗傧〈“重礼”且“崇霸”：论《左传》的进步性〉偏向思想之思考，或已逸出文学研究的范围，然而由于其写作之认真，舍不得割爱，还是将之留在论文集里。

阅读学生们的论文，脑海里总会浮现他们在系里上课有时专心、有时走神的神情、在进行文学活动时认真的态度与生气勃勃的表情等等。在这一本论文集当中的大部分作者，有好多位仍然在中文系漫漫而越来越清寂的道路上前进、摸索学问之径，有的已经在报界、教育界服务。三年的中文系之道路，他们也已各自交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份成绩单。我在这里谨希望这一本论文集能够起着鼓励、发动与铭记的作用，让他们，也让更多的、接下来的中文系同学继续成为“读文学的人”——努力地，成为专业的读文学的人。

2008年12月30日

目录

序 / 读文学的人 5
张丽珍

第一部分： 从老舍、沈从文到马华文学

爱与愁的根源：水与沈从文的不解之缘及其影响 13
周冰萤

老舍《茶馆》与李龙云《小井胡同》内容及结构上之异同 .. 29
叶明慧

异中有同的女性书写：比较鲁迅《祝福》的祥林嫂和
沈从文《边城》的翠翠 71
郑靖而

论《吉陵春秋》里原始人性的黑暗面 95
邓雁霞

抵抗与寻根：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马华文学 119
李志恒



第二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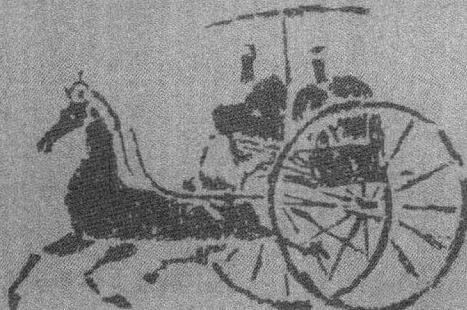
由左传、宋词至红楼梦

- “重礼”且“崇霸”：论《左传》的进步性 143
郑诗傧
- 论《人间词话》中有关欧阳修词的几个特点 155
林卿卿
- 秦观词悲伤基调因由 165
黄薇真
- 爱情与婚姻：林黛玉与薛宝钗处世态度之比较 181
游婉婷
- 熙、探的演绎舞台：操纵与放任的管理实践 195
陈薇雅

第一部分：

从老舍、沈从文到

马华文学



爱与愁的根源： 水与沈从文的不解之缘及其影响

周冰萤·

摘要

在沈从文的作品构筑起来的湘西世界有一个特有的意象——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作家像沈从文那样，执著地把“水”、“河”作为自己创作的摇篮，他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说明他的创作和水的关系，可见水带给他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沈从文从小与水解下不解之缘，沅水那条河流更是成为他日后回忆的主要时空意象之一。水不但作为意象和象征出现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格和思想，以及承载了他的理想。本文主要从沈从文的个体经验出发，首先梳理他的生命与水的认识与渊源，然后从沈从文的文字中去探讨“水”这个意象对于他的创作、感情乃至思想上的影响，继而进一步探讨这些影响怎样呈现在其小说中。

关键词：沈从文、水、影响

*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之一。五四这场伟大的革新运动给新文学带来了空前绝后的文体革命，同时也给了一位乡下人——沈从文获得一次思想启蒙的契机，让他得以从一位“乡下人”的身份跳上文学的舞台，挥洒出一片属于他自己的文学天空。

沈从文虽受五四精神风气的启发，却从来不是真正的追从者。他与其他五四作家有所不同，他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是自成一格。不少研究者都已有共识，即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自己的命运与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苗族与土家族）的命运连结在一起的作家。^[1]他自称“乡下人”，而这“乡下人”所带着的意义，不只是对家乡有一份深厚的情结那么简单。他的故乡湘西也可以说是承载着他的理想及对人生的一种观念。他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一致，即追求所谓的“人性文学”。这位自称“乡下人”，用“乡下人”的眼光来看“现代文明”的多产作家，以勤奋忠实的创作，执著地追求和建构了一个独特、鲜活而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

在沈从文的作品构筑起来的湘西世界有一个特有的意象——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以说从来没有哪一个作家像他那样，执著地把“水”、“河”作为自己创作的摇篮，他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说明他的创作和水的关系，可见水带给他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沈从文从小与水解下不解之缘，沅水那条河流更是成为他日后回忆的主要时空意象之一。水不但作为意象和象征出现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格和思想，承载了他的理想。

水是万物之母，生命的起源，也是人类命运的主宰者之一。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与悲哀的一点残余。”^[2]水本来只是一种自然界的客观事物，但由于其对于人类的生存的重要性，我们的祖先择水而居，它所带来的福泽和灾害都让他们心生感悟，感受到水是命运的一部分，这些感悟在感知的经验中慢慢沉淀下来，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意象。直到有了文字，人们便把这些意象融进文学里面。可以说，人类所编织的无数史

1 如凌宇、金介甫等人。见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页276-281。

2 引自马燕萍，《从水的原始意象看沈从文创作的“水”的情结》，《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第21卷第1期，2001年，页115。

诗，都是通过水所映照出来的一段段的故事。

千百年来，水不但成为一种艺术的审美意象，它也成为许多先贤哲理思考上的精神意象。老子在《道德经》就曾多次用水作为比喻，来阐述他对于宇宙万物的博大思考。他说过：“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八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第六十六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能之胜，以其无以易之。”（第七十八章）³¹可以说，老子把水的特质作了人格化的处理，代表了其追求的人性，这样的品格才最接近“道”——水滋养万物却不争利，停留在众人所厌恶的地方，这才是最高尚的善；水能包容一切，表面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但却没有一样坚硬的东西可以打倒它。

本文主要从沈从文的个体经验出发，首先梳理他的生命与水的认识与渊源，然后从沈从文的文字中去探讨“水”这个意象对于他的创作、感情乃至思想上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怎样呈现在他的小说中。

一、沈从文与水的渊源

在一种不知是偶然抑或是命运的安排下，沈从文的一生可说是与水纠缠着，与水息息相关。沈从文出生于沅水之旁的一个偏僻小城，一开始，水或者河流便成了他不可选择的客观环境。然后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水不但成了他的玩伴，甚至作为人生的启蒙老师。最后，水从一个客观条件慢慢入主为他主体思想上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成为了他创作上的灵感源泉。

沈从文自幼生活在水边，他认为自己的童年是在水边度过的。在他的自传中，他大量描述了他的童年与水的关系，提及他如何与美丽的水相遇，和水所带给他的极大影响。沈从文小时候可说是个相当聪明的孩子，但不爱读书，而喜欢与大自然为伍。正因为如此，他被冠上顽童的称号，家中对他失望了，却反而让他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这份自由，可以说是从“水”而开始的——最初带着他逃学，带领他去接近水的，是他的一个张姓表哥。这同时也开启了此后

³ 参见傅佩荣，《傅佩荣解读老子》，台北：立绪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页5、205、238。

他与水密不可分的渊源与关系：

领导我逃出学塾，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希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这人是我一个张姓表哥。他开始带我到他家中橘柚园中去玩，到城外山上去玩，到各种野孩子堆里去玩，到水边去玩……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情波给予我的影响是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我最初与水接近，便是那荒唐表哥领带的。^[4]

童年可说是大部分人一生中最美丽、最值得怀念的时光。很多时候童年的生活及经验对一个人非常重要，往往对其日后人生的看法及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沈从文的童年经验不但开启了他对美的认识，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水不但带给沈从文童年时对美的启蒙，同时也带给他对周遭景物注视与想象的一种文人式的训练。他尤其注意一切在雨中或水边发生的人与事，天生敏感细腻的心思，让他把这些在水边发生的事与物收进记忆里，成了日后他写作的材料。他喜欢下雨天，也喜欢观察身边各式各样的事物，六月的行雨让他的心活动了起来，把所见的一切，在心中记忆温习起来了。而且也曾因为这雨让他的“劣行”无从掩饰，常被罚跪在仓库中，从而得以训练了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想象力。

因此，可以说，沈从文童年与水的接触留下了十分美好的经验，以至于日后长大了他仍然难以忘怀，所以他曾经这么说：“这些梦直到将近二十年后的如今，还常常使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即把我带回到那个‘过去’的空虚里去，也把我带往空幻的宇宙里去。”^[5]这些梦，都是他发生在水边的回忆和故事，尤其是少年时期当兵时期的五年多里，他随着军队驻扎在沅河流域一带，和水的接触有了进一步的延续。“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6]他

4 沈从文，《从文自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页8。

5 同上注，页16。

6 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沈从文全集》卷17，太原：北岳文艺出版